



北史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魏川世鳳南
氏雷南南南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術
術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雋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碎為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

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每謂人曰必也無訟幸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擬欲與棺諫諫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寶寅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

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懲勸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季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季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季明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臨淮王或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鷓路衍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達北溝求救議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執麾闔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

赴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於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爲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

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爲吏部郎中及介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闕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譖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

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賁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廐楊機等曰爲臣奉
主臣危救亂若處不諫譏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
在乃誅之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
史溫良雅正初爲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
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逃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爲太尉騎兵參
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木宜爲
上策及梁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爲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
用命賊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
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
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卽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
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
功也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爲顥禽之孝莊還宮纂謝不守

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榮陽太守百姓
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
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爲河南
邑中正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
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
手也尋爲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
纂攻之不尅而敗爲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公雄族祖琛
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竝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
母無恙壘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榮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
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麗從輿駕詔
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
多事產業琛每諫拆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軍

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
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
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于色當官
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
平錄勳書時李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
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
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于滎陽爲人所劫害贈東秦州刺史俊
弟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
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尅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
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
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

李繪等竝追詣晉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
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明遷東
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
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
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
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
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台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
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
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
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
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
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

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漢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也疎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欲初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

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豪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饒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一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術族子德源

德源字季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沈靜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竝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爲父求贖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

述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
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
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
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
尉遲迴起逆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者
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
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有姦
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
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
卷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爲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
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德源從祖兄元植
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于世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氣俠

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諡
曰恭子愨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
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竝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
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
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旣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
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
尉愉甚敬憚之後爲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其前後
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竝有
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
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竝爲齊神
武所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詔以沮
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聰
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
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
洛陽令，為政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
滄州刺史，諡曰成。道穆以字行于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
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
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
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為御史。其所糾摘不避
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
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
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尔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

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為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後屬兄謙
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于孝莊。孝莊時為侍中，深相保護，及即
位，賜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帝
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循河東下
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告遠近。於是
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公。於時尔朱榮欲
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
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尔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社
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因榮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實可
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
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

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叔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揚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

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祕書圖籍及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怨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

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諸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從可息藜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介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介朱世隆等戰于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于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介朱兆入

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于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爲故事時道穆爲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竝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伎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

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
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
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
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
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
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茲
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以爲自正光以來邊
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知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
入募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
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
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
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

有脫

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
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
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
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
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
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聖覽察靈太后得其
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
除爲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鄴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
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
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謙之以父舅氏沮
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于世涼國盛事佛
道爲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佛理來難謙之

本書有此
一句文理
甚暢

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曆
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于世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
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
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制九府圜法至景王
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
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
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
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
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
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
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
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旣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

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艸茅之
臣出財助邊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
鹽法旣興錢弊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
皆計利之由也今群祆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旣煩千金日費倉儲
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
錢猶屢改竝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
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興
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旣行之於古
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
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
明之主豈得坐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
竝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

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人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弟謹之字道修父崇旣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湫氏

綦儁字擲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爲尒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黃門崔悛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儁騶列

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羶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木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搃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

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露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
又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
人又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
記贊義德美義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
因是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
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余朱榮之害朝士偉
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
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
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
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
郎節閔帝立除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

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
將軍中書令兼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諡曰文貞公國史自鄧彥海崔深崔
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
天穆及余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
爲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
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
由也外示沈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
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
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
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長子昂襲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

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字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定初爲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旣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旣失官爵怏怏發疾卒于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臨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蠕蠕王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旨宣慰

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爲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將鎮捍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集離散頗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介休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以都督討平二絳反蜀拜散騎常侍後祆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及介休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

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作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行矣榮心然之於是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爲吏部尚書魯縣侯進封趙平郡公爲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平邢杲時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旣平齊地將擊顥穆圍武牢將拔屬天穆北度旣無後繼穆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季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諡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土風俗歷東宮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子恂嗣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源雅業無虧竝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綦雋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蕤聞費穆出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刺其備亦同解矣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八終

齊川屯同

南葉

齊川屯同

齊川屯同

齊川屯同

齊川屯同

齊川屯同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勵

廣平公盛

揚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兄子武 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及古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讐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諡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爲王配享神武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以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

叡讀孝經至資于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爲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柱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臥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嘔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爲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爲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爲良牧六年詔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暴斃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

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營伍強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爲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于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

軍進止竝令取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爲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於是以叡爲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爲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并入奏太后因出土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

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于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于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尉錄尚書事諡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

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卦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及戰于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擁

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西魏出岳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尅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爲已功故賞典不弘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略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竝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爲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

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輜輶車謚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宣廟庭後歸彥反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

勳

勳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

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
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
周師所敗勸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幸勸將斬
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
得如此勸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
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勸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累悉置
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
從遂棄鄴東遷勸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
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爲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
爲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愛勸
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旣蒙獲宥已多優幸況濫叨
名級致速官諉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

敬鬼神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
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
氏數年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祆寔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
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祆訛人神怨
憤怪異荐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蕃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讎
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邁臣雖鴛怯
請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
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
段時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
崇威惠人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
勸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戶口坐免卒于
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

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于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

樂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季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修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

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
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
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
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伏
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
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季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
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
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城小字步
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言北
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
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

潘
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
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
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
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
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
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
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因逼之答
曰濟南世嫡玉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較執豐樂
斬歸去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
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
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
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

覘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季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及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者爲可使出爲克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

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鷲入鷄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駁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竝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

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季卿季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下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于是賞季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于鄴市令內參謝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友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旣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

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諡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竝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濟南自晉陽之難

本公有此
二字

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杖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于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旣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右丞相

登帝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書曰仍敕門司不聽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詔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竝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及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

潘
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
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
頌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及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
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于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
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蕃王太宰仍不得鼓吹
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
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
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
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
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
著憤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
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
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
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
周師逼乃降卒于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
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于武平鎮將無子文宣以靈
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
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
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
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
中爲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

襄城景王濬武城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介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浹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介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校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洩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畋獵聰明矜怒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

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于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鍍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為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

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樂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于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浹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竝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于晉陽或云以醜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浹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

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浹書見浹筆迹未工戲浹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浹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洲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浹纖介知人間事有陞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浹察知之守令畢集浹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浹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浹乃詐爲

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
母姓玉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汲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
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
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
饌白汲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
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汲重其意爲
食一匹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
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汲未替悉斷盡別駕羊修等恐犯權威乃詣
閤諮陳汲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及以
權威爲言修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
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
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

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汲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
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
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
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汲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
後車駕巡幸汲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
劫汲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汲第至內室稱敕呼汲牽上馬臨以白
刃欲引向南殿汲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
汲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汲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汲見殺贈
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
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群雖在
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

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謹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未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茂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爲法司所紕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

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諡曰剛肅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蕃聞汝是誰家孰如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巖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

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于啓夏門拒
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于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
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
卒于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
還鄴嘗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
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
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
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
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
刺史湝頻牧大蕃雖不潔已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人崔

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
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于
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群公勸追權主號
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
州禪位於湝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
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竝沉諸井戰敗湝孝
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
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
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
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
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湝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

以滑稽便辟有寵于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滉滉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于是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滉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滉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慌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于州贈左

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于吏職至于摘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孰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

保河南道行臺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
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
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論曰趙郡王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心踐畏
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
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
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
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
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
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干彭
城涖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爲易遇上黨申威淮海
受辱牢寔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
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兔夫
角弓之刺已爲幸矣

丙寅書三月浪高一讀

丙寅六月三日時已未末不見雪日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終極之佳教

西川中鳳蘭氏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西川中鳳蘭氏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

丙寅三月浪高一讀

五月六月三日時已未末不見雪日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甄川中鳳蘭氏蘭蘭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甄川中鳳蘭氏蘭蘭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

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三杯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擘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介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策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旣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

光卽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為滄洲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

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啟歸葬山東從之尋卒還葬鄴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諳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

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謠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

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

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買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齊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烝脂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

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捷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勍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

實不能與王出死。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鄉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各流涕鳴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甄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得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

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馬。城東院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頓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

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
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
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
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
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
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
言其得二日云旣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
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
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
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
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
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殮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

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
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
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元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
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
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
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
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
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
李后罵紹德曰尔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

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
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
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
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
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
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
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
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
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
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
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

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
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
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
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
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
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
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
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
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
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
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
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

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

紹義紹義走入廡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

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

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

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晉陽群臣請建中宮

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為皇太子帝臨

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

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清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

河

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

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

以奏帝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

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

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

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

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

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

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

也或以為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

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

此等冤對
累劫酬償
不盡非過佛
出世不可停
宿

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
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
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
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
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
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
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歛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
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
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

使語

人
系付以上

勇于性義

暴云學文宣伯為人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
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
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
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
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
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
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
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
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
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
姊妹婦為妹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
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
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
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
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
捧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
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
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
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
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
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
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
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

治
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
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
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
兄懷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
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
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
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覲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
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
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
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
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踈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
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

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
 禁推子宗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
 伏連曰秦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
 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
 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
 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
 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
 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
 尊荆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為是矯
 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
 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
 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

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
 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八人今乃數
 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
 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
 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
 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
 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
 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
 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
 腦滿輕為舉措長大白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

辨
 琅邪係手反

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
 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

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青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此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賊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根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啟太后曰明且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

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于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居宜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瑄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

天
堪禦侮縱咸陽賜劍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寡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曩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呼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終

李同自吳越主心術志平風...

聖至命...

國之興...

指腹...

西川史局

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西川史局

及古開

任祥 子胃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庫狄迴洛

庫狄盛

張保洛 賀拔仁 趙珍 段琛 尉標 子相貴 康德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傳伏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
 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孝武帝
 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韎城率部歸
 齊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
 尚書事子洛

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
 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
 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
 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
 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為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
 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諡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為懷朔鎮將遂家
 焉元寬仁有武畧少與神武相知余朱榮以為別將隸余朱天光
 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既早
 為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
 元乃率所部三千戶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
 東出靈州刺史曹湜待元甚厚湜女壻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
 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
 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
 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
 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錄尚書
 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道元弟
 天元亦有將畧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

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謚曰恭武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勲重尚東平
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成臯郡公濟南卽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
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拔陵之亂
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
州刺史曹湜不睦豐助湜守岳將自討湜爲侯莫陳悅所殺周文
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湜與豐
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
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
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水長
魚鼈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北來

野 纜
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爲浪激
不時至西人鉤之竝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駭惋贈大
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畢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
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
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中暉所生喪諸弟並請解
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漢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
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
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没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
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
拔陵率部降尔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
子沈敏有膽畧善騎射尔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

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爲武衛將軍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氏楊紹先於百頃未還岳爲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爲兗州刺史歷太僕衛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裕有氣斷歷介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猛急貴尤巖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嗣樂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時深相親附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介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顛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鄴破韓陵竝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齊州刺史爲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吏人畏服之性好

賓客頗稱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後
余朱榮擢克左右榮死余朱度律以賢爲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
後爲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有變
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爲啟得
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爲洛州刺史
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
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
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
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
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參
預齊神武起兵破余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
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
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謚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
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武於冀
州起兵討破余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
侯天平中爲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剋西夏州還爲大都督
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
藝勲誠爲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
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署爲王榮敗

書評
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齊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爲人所疾苦潁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錄尚書事子冑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與和末神武攻玉璧還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晉州以冑隸之冑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劫未得實神武特免之冑內不自安乃與儀同參軍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弒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尒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尒朱兆於赤嶺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爲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帝出函谷景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埃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疆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閭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尔朱榮榮死隸尔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卽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爲神武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尔朱榮統軍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爲帳內從破尔朱兆於廣阿及韓陵戰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斂爲百姓

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竝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無善人以帳內都督從神武破尔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錄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騎射以帳內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寶中開府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標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啟周武帝請師求爲內應周武自率衆

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畧武平未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輔相爲朔州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絕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

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畧襲爵白水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穎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從西征至蒲津及寶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拆十五乃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按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起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譙華林

園文襄啓魏帝坐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延性好酒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位太子太保太傅斛律羨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羨舉少驍果從尒朱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羨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有同獒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濼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匈竹箆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群豎自趨

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

連德

先主

張瓊字德連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尒朱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尒朱氏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剋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爲孝武所害

時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效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朱榮，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晉州刺史。後歸神武，爲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及河陰之戰，深入沒于行陣，贈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

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涇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勲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藉，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謚烈懿。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畧。朱榮卽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旣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朱兆長史。及兆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攜朱

朱榮妻子并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竝如故
 軍謀兵畧時參預焉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
 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纂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
 宗不用纂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
 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
 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
 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
 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
 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
 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鞶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
 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
 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

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
 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
 其竿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
 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
 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
 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士肅弟三藏三
 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
 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
 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隋
 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
 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鄜州
 刺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寶物百

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
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
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
大夫大業七年卒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首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
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隨尒朱榮破
葛榮平元顥封瘦陶縣伯榮死尒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
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
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必武平末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
必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人別將
薩初從尒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爲都督榮死又從兆入洛及
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
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修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
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俠輕財重義魏正光
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
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
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
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慙悔遣表乞二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
嶮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
侯尒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竝見拘防榮赴洛竝
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

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從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修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儼之後也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尒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懼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荆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儵爲守人土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平儵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全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蒞等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

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蒺竟數里以塞船路
衆懼儼悅以安之城中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
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蒺約復以鐵鑊連緝防禦彌切
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蒺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儼出城奮擊大破之瑱約又并力圍城唯煮槐楮葉并紵根水蒞
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卽火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
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
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
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天
統四年別封齊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
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爲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畧雖非所長
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

同徙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會柳
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哭
然後奉命尔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字仲山本
名伏憐語音連事尔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神武賜爵虵丘男天
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
所頗以此見知然鄙恠愚狠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
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
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郡
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伏連家
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
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
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籩每入庫

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著敝襖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竝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長寬厚有膽畧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介朱榮爲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後從破介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鑿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

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畧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介

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爲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尔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割，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餼。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爇。樂以數千精騎爲右甄衝。西軍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尔朱榮背尔朱歸我，又叛入西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尔俄而

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平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噤齟良久，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爲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仕魏爲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

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爲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

性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內外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左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餌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尉錄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降周

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開
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
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未避亂出塞保祈連山因
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
弓馬初爲余朱榮親信榮被害從余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
山東余朱京欲投神武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
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卽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
律羗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
昭羗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旣而三人並爲神武親信後都督
余朱文暢將爲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
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

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校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
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
敕猛覘賊中一騎將超出來鬪猛卽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
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
咸亦容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
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瑯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
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卽日首途先是謠曰七月刈禾太
早九月噉餅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
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
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
每欲携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

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竝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爲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啟迴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

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内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遂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

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爲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文宣所知後爲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

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恩恩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竊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

焉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尅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尅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卽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鍾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肱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休遂引與同食令於侍

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爲傅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軍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兗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闈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紹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

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乃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余朱殘逆遠效誠欵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竝乘幾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擇不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

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益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雋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竝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重昔事余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徃若摧枯竿盡數竒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運屬危亡貞槩自處可謂不隕門節矣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終

西川中鳳崗
氏蘭閣南甫

北史卷五十四

西川中鳳崗
氏蘭閣南甫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兄子膺之

裴藻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獻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羨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介朱榮尋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晉州又引爲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爲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啟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隆之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畧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爲尚書左僕射太保

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脩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爲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貨升爲事或曰父幹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爲

弟仍云勃海裔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爲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磴竝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請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謹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案風

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土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棚土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之啟文宣並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姪於楊遵彥前妻帝妹也故遵彥讒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已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旣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祖宴語祖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文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

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措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竝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寃之隆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如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并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爲尔朱榮所禮封平遥子稍遷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尔朱世隆等走出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齋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旣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者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爲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玉給露車一乘齋牀牛犢犢在道死味齋角存此外皆人上

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顛顛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啟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周注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爲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

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榮陽公携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卽高氏所生以消難勲拜儀同大將軍並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

元
鈞當軸膺之旣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景等並爲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其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爲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勳膺之雖爲猥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爲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不爲之禮及彥深

為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杳忽後至寒溫而已杳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寶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弈杳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為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溫縣伯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給事黃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為佳吏隋

開皇中為尚書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末為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寶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胄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露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杳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湔褻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尔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為周文帝所襲眾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

有惠化尼諶云竇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使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秦妻武明婁后妹也秦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埃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余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

曰欲掘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荅改封長樂郡公歷為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胈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

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勲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麓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荅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于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

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從破介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交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

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畧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府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獻

獻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獻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獻無佗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縣瓠獻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

免官以王還策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汧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介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然清約

自居不為吏人所患遷太師天平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
 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
 衆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而最為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
 於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
 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轎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
 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
 外二人至孫始竝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伏敬位儀同
 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
 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
 門自守帝竒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
 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
 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

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
 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
 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
 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
 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
 秦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
 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擲捶楚盈前
 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
 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緞政司馬蝮蛇曠長史含笑判清河
 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毒獸竟坐免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
 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
 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

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姬諧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爲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瞻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碭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庸歷登台鉉常

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任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之杜洛周因奔尒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

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
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闕右榮稱未可
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
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
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愛之
常置左右以爲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尔朱兆於廣阿憚兆兵
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疆者得天下之心尔朱裂冠
毀冕拔本塞原芒山之會縉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
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
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
德是輔今尔朱外賊天下内失善人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不

應有神武字

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
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爲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
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爲公及征玉
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
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
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
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
先爲託令軍旅大事竝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
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
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韶韶
討之旣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
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

指顧揮霍
勢如風雨

書詳

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儔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復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其諸弟竝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涖并州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私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詔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詔以爲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爲母請和不通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

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芒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詔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爲慮詔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闕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詔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詔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詔且却引待其力斃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卽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詔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可攻圍詔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存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

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
攻邊解律光先率軍禦之詔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
城南更起城鎮詔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
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詔曰此城一面阻河三
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
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詔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
三面重澗竝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
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詔竟以病薨賜溫明秘器輜
輶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
錄尚書事謚忠武詔出總軍旅入參幃帷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
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畧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又雅性溫慎有
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勳貴家罕有

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
緣瑀謀逆沒官詔美之上啟固請文襄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
尤嗇於財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
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
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
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
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
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
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
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
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

以勲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輜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爲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微等竝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

滕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已任皆隨事報荅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各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賸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

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爲王金度陵
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
還部落號曰鴈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
人脫身歸尔朱榮爲別將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
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誅太昌初爲汾州刺史進爵爲侯從神
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後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
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
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
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歛西魏力人持大棒守
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
金先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
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

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況之其
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
信之及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
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
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賜帛
五千匹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仍
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
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爲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
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
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
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
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神卽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

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竝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妒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雁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

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卽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涇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爲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迴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迴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勳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及帝卽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

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竝復位秋除太保襲
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
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桀衆大潰直到宜陽
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
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
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
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畧圍宜
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
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勲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
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
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
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

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
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搯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
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
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
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
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
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
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
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
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
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喋漏之於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班讀之曰盲老公背

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爲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禪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啟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決珽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卽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竝見血先是三日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

鬼瞰其室

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旣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爲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貫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

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以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搥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卽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懾憚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究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爲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遣行

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樂速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鎖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

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羨所欽，竊問之。荅云：「須有襁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竝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卽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爲懷，而厚歛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

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
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
立有足稱者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竝以外戚近親屬雲
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首定遠以常
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
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
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
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闔外或任處留臺以
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
謝矜功名不踰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
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
王業忠欵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

之術
戒動之微也纔及侯嗣遂至誅夷旣處威權之重益符道家所忌
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勝變化無
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民出
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
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
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
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
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
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彊隣滅
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終

西川中鳳
氏書印

